



邹德慈,江西省余江县人,城市规划专家,中国工程院院士。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,现任该院学术顾问、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,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誉理事长,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、建设部城乡规划顾问委员会委员、国家环境保护咨询委员会委员,北京等市的城市规划顾问。曾主持和参加了重点新工业城市的总体规划,近十多年参加和主持了30多个重要科技咨询项目。

# 卷首语

## Foreword

科技导报 2012,30 (08)

# 城市的有机性

城市是个有机体。有机体的产生、成长、发展、变异、衰亡均有其客观的规律,城市亦然。城市的产生、成长、发展都是有条件的,无论古代或现代、都是如此。

城市是人聚居的场所。众人的集聚,除了要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基础,如资源、能源、水源,土地外,还要有适宜的生存环境(清洁卫生的空气、水体,足够的绿化、宜人的气候等)。现代城市,特别是大城市,功能复杂,是一个巨大的系统。物质和能量的交换、输入和产出更是巨量,要求的条件更多、更大,对环境的要求也更高。不具备必要的条件,城市不可能健康发展。

和所有的有机体一样,城市的健康发展,不仅要求物质要素在量上的满足,更重要的是要素之间结构的平衡和协调。几十年前,我国在城市建设上已经注意到“骨头”(生产)与“肉”(生活)的适当比例问题。可惜后来由于主观指导上的“唯意志论”,这个比例长期不够协调,使城市不健康地“带病运行”,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协调,是城市健康发展的核心和精髓。城市这个有机体的内部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,很多方面类似人的身体。人的头脑、四肢、五脏六腑、血管脉络构成一个整体,协同工作,保证人的健康运行。城市与我国中医传统对待身体这个有机体要“阴阳均衡”的理论是一致的。现代城市的内部结构,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人体。“骨头”与“肉”是两大主体。围绕主体的子系统是极为复杂的,而且相互之间交叉影响,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。

城市发展首先要协调的是与自然的关系。儒家的“天人合一”,道家的“师法自然”都是同一道理。现代城市的发展往往违背这条道理,向自然、向环境索取过多,甚至掠夺和破坏,事后遭受到自然的惩罚。无限制地、短视地趋利是损害城市有机体持续协调发展的主要祸害。

和人体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病痛一样,城市病也是影响城市健康的主要因素。人们归结当今主要的城市病,如环境污染、交通拥堵、住房短缺、贫富悬殊、生活不便等,很大程度来自于内部结构的不顺,阴阳失衡。例如,废气、废水、废物的排放超过环境吸纳或稀释污染的容量和能力;城市道路交通路网的容量增长小于交通总量的增长;住房的供给小于需求的增长,既有居民的合理需求,也有非理性的投资和投机“需求”;城市建设投资方向过分倾向城市的“面容”排场,而忽视对“内涝”、“溃疡”的治理等,都是城市致病的原因。城市这个庞大复杂的机体,治理的难度往往大于人体的治病。城市有病,会影响城市的效率,影响生产和生活,影响安全和稳定,严重情况下使城市衰退。发展与衰退,是任何有机体自身内在的一对矛盾,城市也是这样。

人是城市的主体。人与城市共生共存,是城市有机性的根本依据。城市一切物质性的基础设施:房屋、道路、市政设施、服务设施、绿地、通讯、安全保卫设施等,都是根据人的需要而建设的。城市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大平台。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着人的各种活动:经济的、文化的、科学的、教育的、娱乐休闲的、政治的、还有最重要的是生活居住。交通和通讯是沟通人的所有活动的两大网络。网络如果中断有如人体的血管断裂,将会导致机体死亡。

现代城市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有机体,它的运行必须要由人来控制、操纵和管理。法制、制度、机构是重要的工具,高于一切的是理念和方法。“以人为本”、“可持续发展”是重要的理念,“整体论”是主要的方法论。管理复杂系统必须坚持“整体论”。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,则是统筹协调自然环境、资源、经济、人口、城乡的关系,使城市和谐而健康地发展。

城市 and 所有的有机体一样,具有新陈代谢的机能。城市的物质设施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,即运行使用的年限,运行过程中的监测、维修、保养或更新是必须有的,犹如人体的定期体检、休憩、疗养一样,是为了保证生命的健康和持续运转。城市的更新、改建、扩建是经常要发生的。人们如果认识它的规律性,就会正确加以引导,保持城市健康成长。城市有一定的自组织、自适应能力。不应该忽视这种能力和作用。重视这种作用的表现,是因为它往往是发生在人们主观管理上疏漏的方面或地方,而这也正是合乎某些规律的。

邹德慈

(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,北京 100044)